

陪你游甘肃

德格海子游记

◎韩晓红

我游历了很多海子，称之为海子，其实就是高原湖泊。这些海子因其周边环境各异，腐质物浸泡各异，则水呈色彩各异，颜色之深浅各异。

我现在记述的是德格多普沟里的海子，我称之为“人间天堂”。

不知何年代，竟然孕育出如此宏大的场景。

不知何气魄，竟然设计出如此浸

人肺腑的水域。

不知何种情怀，把一汪碧水点染得五彩缤纷。

很自信的文笔在海子面前显得乏力，很浪漫的思绪在海子面前显得苍白，很多诗情画意在海子面前显得笨拙。现在的我，如痴如醉地站立在海子边，艰难地写着文字，思绪每一次前行，每一次在键盘上敲下文字，都难免忐忑。

眼前的海子是水，柔得令心疼痛，恐不经意的一次呼吸，惊扰了这般柔情；恐内心的一份痴情，亵渎了这般清丽；恐一道贪婪目光，惊醒了梦境里的梦幻。

是啊，水之柔，柔得令我惊心动魄，其柔岂是天宫里嫦娥的一颦微笑，岂是诗人捕捉到灵感时的一份惊喜！
是啊，水之清，清得令我艰于呼吸

视听，万千思绪，不知怎样描述这一汪轻盈；万千场景，怎及这一汪轻嫩的碧水？

是啊，水之静，静得令我停下脚步，把所有的思绪都付之如镜的水面；静得令我小心翼翼地举起相机，唯恐细微的“咔嚓”声刺破这静谧的情怀。此时，空气都显得很沉重，竟然荡起阵阵涟漪。

夏晨之寻

◎王贞虎

在树上悬挂了一夜之后，蝉声忍不住地聒噪了起来，从没有在清晨这样冗杂过，那声音清脆得仿若响自空灵的谷底。属于山林的声音啊，为什么特别眷顾我的小园子呢？这儿没有蜜，只有空气污染后的残渣；没有可果腹的小虫，只有纵横交错的蛛网，而你为什么要来？又从何而来？

不惯于早起，也不习惯熬夜的我，今晨算是我最奢侈的享受了。蝉声在我屋顶的花园里，猖狂地叫着，叫圆了露珠，也叫醒了昨夜就开始沉默的落叶；我忽然有个奇想，想打开心的围笼，捕捉一筐筐的回响，永远挂在案头。但我一举手，蝉声骤然停止，我发现自己的心跳与呼吸也像一条跳出了水池的鱼，一阵死寂的宁静之后，都市里很化学很机械的喧哗开始吞噬着我，为了避免尘嚣将我淹没，我挣扎地将手探向树心，想抓住一条藤，但却只抓着一缕邻家晨炊的白色烟柱。唉！原来蝉声并不是致

魂，它是无法用花瓶来留住的。

或许为了再去寻蝉声吧，我背起行囊投入葱郁的山林中。

在这株树下听蝉已经有一个长长的下午了，它全然不妨碍我清静地思考，真正的宁静并不是生命的终止，它是以天籁为主调的一首乐章，耳膜轻轻振动就像树叶的叶片永远在摸不清方向的微风中轻轻摇晃一样，那么自然，那么令人容易遗忘的一种轻轻的爱抚。我想到冰箱的压缩机，也是在我童年赶暑假作业的夜半轻轻地运转，轻轻地吧那种节奏感的声音洒落，到最后也会变得像鼾声一样，叫人忘了它廉价的意义。

人实在应该常常想自己拥有而别人却奢求不得的东西，譬如这片蝉声，这一野青草味，这样的清风，这样的午后；你亮丽的眸子，你踩碎叶如蛋壳的脚步，你喊得出年龄的生命，或者你写上名字的面孔，感谢上苍的一

切恩赐，我们原本是这般的富有，又凭什么去叹息呢？

人往往觉得生活枯燥，生命是一种无可奈何，那是因为你左手提着一只永远装不满的袋子，右手边的袋子却塞得满满的，什么也装不进去。我发现人可真是荒谬啊！把自己关在窗内，却常常喊着空气不好。我们都必须向艺术家以及哲人去学习生活，因为他们随时把自己的触须伸向四周，用足上的吸盘去向大自然吸收养分。是的，只要我们试着去感受，就能有所体悟，试想，如果我们不把调色盘上干涸污浊的颜色洗净，哪里会有空间去容纳刚从锡管挤出来的新鲜灵感呢？为了让你可口的冬瓜盅里装满想象的杂碎，朋友，在烹饪之前，请先把你的心掏空吧！

跨过一条河后，蝉声已被遗忘。有一幢老屋真是令人爱恋，粉墙上斑驳的色彩，就让艺术家打翻一缸水也画不出来。一个竹篮子倚在窗口，倚成一

种画面；那条看似不经意间晾在窗台上的绳索，晾成一种构图，仿佛它们百年来就寄寓此处，紧紧抓住窗口的风景不放，而屋檐上的黄花，垂下第一根枝条，开始向它们展开侵袭。

这应该不是一种病态吧，我竟迷恋“苍老”。如果我有一头皤皤白发，一脸皱纹，再加上迎风飞舞的长胡子，那我一定要弓起背脊，穿一袭灰色的长袍，在一株松下数自己的余生，那将是一种多么壮阔的波澜啊！吐一句话即成经典，行一步路顿成规范，放眼河岳，脚下浩瀚苍生。踟躇而思，变成一朵千年灵芝；翘首而望，恰似一只闲云野鹤，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啊！

可惜我不行，我过于年轻，只是一朵尚未摆脱孢壳的子叶，我欲攀爬人生的顶峰，却屡次跌交在自己光滑的肌肤上。

于是，面对这样一幢古屋，我只有哑然凝思，狂饮古典的怆然……

五月，万物在诗行里生长

◎彭根成

五月来了，草木也疯长起来。我向来不太喜欢那些吟咏花草的诗词，总觉得多是文人墨客的风雅闲笔，然而今年的五月，却教我不得不承认，万物确在诗行里生长着。

院里的老槐树，已披上了一身新绿。那绿不是初春时怯生生的嫩绿，而是带着几分蛮横的深绿，仿佛要将整个天空都染成它的颜色。树下杂草丛生，蒲公英举着黄色的小脑袋，在风中摇曳摆去，甚是得意。我想起杜甫“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之句，眼前之景，倒与诗中颇有几分相似。只是杜甫写的是春景，而眼前分明已是初夏气象了。

邻居家老翁，每于清晨便蹲在门前修剪他的几盆花草。那双粗糙的老手，偏能侍弄出极精致的花木来。我常见他对着花儿喃喃自语，想是在与它们说话。花儿倒也争气，开得极盛，红的、紫的、黄的，挤挤挨挨地热闹着。

老翁见我驻足，便咧嘴一笑：“看这花，多像李义山说的‘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啊！”我听了不觉失笑，这老翁竟也懂得李商隐的诗。转念一想，或许花草本就能通人意，只是我们这些俗人不懂罢了。

巷口的柳树，枝条垂得极低，几乎要拂到行人的脸上。几个孩童每日放学归来，必要折几枝编成柳环戴在头上，扮作戏文里的将军元帅。柳絮飘飞时，更是满巷子乱窜，捉那“雪花”玩耍。他们哪里知道贺知章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但他们的快乐，却比任何诗句都要真实。

我家窗下有一小块空地，不知何时冒出了几株野植，这几日

竟开出了蓝色的小花，虽不起眼，却也自有一番风致。昨夜下了一场小雨，今晨看去，花瓣上还挂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忽然想起王维的“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虽不切题，但那意境却是相通的。原来不必名花异草，寻常野花亦可入诗。

菜市上，卖菜的老妪将青菜排得整整齐齐，青翠欲滴。买菜的妇人挑挑拣拣，不时指一片叶子尝尝鲜嫩与否。这场景本极平常，却不知怎地让我想起范成大的“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诗中写的虽是田园风光，但与眼前这市井一幕，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诗意不在远方，而在眼前。

黄昏时分，我喜欢在郊外的小路上散步。野草没膝，虫鸣四起。远处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与晚霞混在一处，分不清是烟还是霞。偶有牧人赶着牛羊归来，蹄声嘚嘚，惊起一群麻雀。此

情此景，倒像是从陶渊明的诗中走出来的一般。“暧暧入人村，依依墟里烟”，陶公诚不我欺。

夜深人静时，我常听见窗外有窸窣窣的声响。起初以为是老鼠，后来才发现是草木生长的声音。这声音极轻，需屏息凝神才能听见。想来古人所谓“润物细无声”，便是这般情景吧。杜甫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其实何止春雨，五月的夜露，也在默默滋养着万物。

五月中，我忽然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上，已记满了关于花草树木的只言片语。这些文字杂乱无章，算不得诗，也算不得文，但它们确实是从我心里长出来的，就像那些从砖缝中挣扎而出的小草一样。

原来万物不仅在诗行里生长，也在我们的眼中、心里生长。只是我们常常视而不见，感知不到罢了。

夏天

◎臧华云

是一声蝉鸣
与一袭黑夜的告别
是蛙声在雨中集体失言
金蟾在初夜悄悄蜕变
是雨中一个人的孤单
是园子里的黄瓜花
与摘菜豆姑娘笑声婉转
慈祥的外婆慢吃着
那香喷喷的入伏面
还有窗外灵动的鸟鸣声
是绿荫下
一群人的消夏纳凉
路边啤酒烧烤
三五个好友的谈笑
还有摇着蒲扇的老人
与古老的艾烟
暮色来时
暮色下的西山
无限接近苍穹
忽有羊鞭脆响于山间
牧羊人转过山湾渐远
此时百鸟缄口
绮丽的山花为夜色而卸妆
库水倒影着西山
给天空的下弦月打着底色
我极力追逐着牧羊人
仿佛带着群山奔跑
你看看，海岸线上的路灯
只需我手臂一挥
一盏盏点亮
而荷塘附近的小楼里
你正在窗前饮酒赏月
此刻 我打马而过
此时 江湖静默月色渐白

小杏初黄

◎呼庆法

五月的风
一遍遍翻阅杏树的枝叶
青涩的小杏
和着阳光灿烂的暖意
在麦芒的光亮里
一层层褪去岁月的酸涩

小杏黄 麦飘香
农谚清雅的韵脚
开始参透南风的热烈
父亲教着麦穗金黄的成色
用镰刀滑过磨石的棱角
让利刃的锋芒
在蝉声的嘶鸣中
在黄杏的丰盈里
弯腰 用汗水
与土地碰撞收割的欢乐

